

→ 散文

麦花盛典

□ 汪泉

记得初夏的一个大早,绿油油的麦穗间悬挂着一层薄雾般的东西,散发着迷人的清香,像一件米色的薄纱,挂在麦穗梢上。说实话,一亩小麦能打多少粮食我管,至于小麦花开不开,懒得管。我在乎的是产量,在乎的是装进仓里的粮食。

也许是为了让我别忘了小麦花,上苍在我身体里埋藏了一个小小的机关。多年后,我腰痛得厉害,有一次弯腰接水,腰生生“折”了,躺在地上,痛得大叫。送去医院,大夫问,你这腰过去受过什么伤啊?这话让我猛然想起丰收的那一年,原本直端端的脊椎被拧偏了一点。

二十三岁的那一年,我家小麦的亩产过了千斤大关。十亩地的小麦装进粮仓,第一次看见粮仓冒尖装不下了,确切明白了土地于我家的意义,委实激动。那一年,我一车一车将成麻袋的麦子拉进院子,一麻袋一麻袋扛进库房,后背拱起麻袋,顶至肩头,将麻袋横在仓沿,解开麻袋口,麦子哗啦啦流进一人高的仓内。终于,我的腰受了点小小的伤,扭了一下。老爹说,岔了气?我说,嗯,没关系。有我这么强壮的身体,打了这么多的粮食,生牛能够替换老爹了,老爹高兴,我也自豪,更不要说老妈了。夏收的每天晚饭后,老妈将一盆一盆的凉水缓缓地从我头上浇下来,为我冲凉。一天下来,我觉得得了满分。哪里知道这小隐患一直潜伏在身体里,时隔多年后,我的冰凉受到了小小的惩罚。

小麦花事小,算不上美丽,在老农看来却堪称国色天香。端午前后的一天清晨,

会听到雷二爸说,麦子扬穗了。原本绿油油的麦子,阔叶之间扬起青翠的麦穗。过了几天,在清爽的早晨,他又说,小麦花儿开了。再过几天,他说,娃们,麦子能吃青粮食了,去烧吧。麦子长得快,跟不上农人的热望。

小麦花有多么重要?在农人眼里,重要到要举行盛大浪漫的仪式来赞美,不象我这半吊子农人,不当个事。说农人不喜欢花,大错特错!在所有的花里面,能享受如此场面的恐怕罕见,唯有小麦花。在辽阔而狭长的千里河西走廊,每年腊月二十三要燎疔。黄昏蔓延,在长长的街巷中摆上十六堆白生生的麦草。麦草堆散发着夏日的味道,相距在三四米之间。点上火后,这个距离正好容一个孩子一蹦子跳过一个火堆,助跑两步,再一个蹦子又越过一个火堆,如此连续跳完十六个火堆,加上腿间火在燃烧,浑身的细汗便渗出来了,毒素也排出来了。当晚吃过饭后,人们开始点火。顿时,长巷内一串火堆燃起,人声鼎沸。老的小的从一边依次跳过去,意为燎掉身上的百病,来年安康,是为燎疔。

燎疔之后,十六堆火还在暗夜里燃着暗紫的余烬,像一朵即将绽放的奇葩。把十六堆余烬和乱草扫到一起,堆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堆,火又开始燃起来。余烬复燃,人们再次集中起来,在此跳来跳去。有使坏的小伙,将姑娘推搡进火堆。此外,还有小孩子的裤子被燎着了,有老爷爷的后襟燃上了火星的。火缓缓委顿之中,村上年长的雷六来了。他用宽厚的大手稳稳地端起木锨,稳稳地将一簇灰烬置于锨上,前后一扇乎,余烬的暗

火在木锨上闪出小小的火花,摇摇晃晃,像火籽儿的摇篮。火籽儿牵着孩子们明亮的目光,在巷口零星飘浮。我一直不知道,扇乎几下最为合适。终于,第一锨火籽儿向着暗夜高高扬出去了,满天星辉,繁华无比。在繁星满天的时候,这位长者声音浑厚地高喊:小麦花儿开了——

所有的老小都跟着喊:小麦花儿开了——

这呼声就是小麦花儿的大合唱。全村老小的面孔仰向夜晚的天空,看小麦花儿,那眼神里包含着无数向往,充斥着对日子的无尽期待。

第二锨火籽儿可能是豆花儿开了,或者山药花儿开了,或者是胡麻花儿开了。但,第一锨,一定是小麦花儿!

满满地的小麦花儿,细细的,碎碎的,星星点点,万紫千红,飘飘扬扬,要比天下所有的烟火都耐看。那种细碎的感觉,缓缓飘荡的样子,正该是小麦花儿,只是颜色由原本的米黄色演绎为紫红色、金黄色而已,正如天上的星星都落下来,眼睁睁地落在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上,化为小麦花儿,你说麦子能不丰收?如果恰恰一阵微风吹过来,小麦花便如麦浪翻滚,来年的丰收景象即在眼前,所有的人感觉穿越到了来年的麦子地头。这繁华虽然短促,却也足以温暖农人漫长的一载。有时候,成团的灰烬在天上没有全部打开,扬在天上,抱成一团,锦簇相拥,繁盛一时。农人便说,明年妻子好!这句话给所有的人吃了定心丸,心里妥妥的,似乎看

到来年的麦田里盛大的花事,丰收捏在手里,跑不掉了。

每腊月初二十三,即便如此庄重的仪式上,我也从没想过,小麦花究竟长什么样子。哎,什么样子啊,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呗,该开花就开一阵,开完了使命就完成了。小麦花该凋零就凋零,哪敢像牡丹、芍药、菊花、荷花、梅花那般叫人们千年万年地赞美,画在纸上,挂在墙上,揣摩端详,博得那么多的喝彩,空荡荡置于虚无的高空,落下来都难啊。小麦花呢,就安安静静地开一阵子,完成一个生命应有的担当,让麦粒儿饱满,让农人的粮仓充盈,让家家户户的粮仓在腊月三十的那一天贴上一张红色的横批,上写“五谷丰登”,足矣!

作为农人最喜欢最崇尚的花,小麦花开得很低调,我开我的,细小无声,毫不招摇。如果气候正常,在麦德扬出来的第五天的大清早,在麦秆清脆而细小的拔节声中,在清新得让人想歌唱的空气中,太阳刚露出脸儿,小麦花开了,花期5至15分钟。其间,老农人就在地埂上抽着旱烟,眼睁睁看着,开了;黄米粒儿大小,附着在麦穗尚无麦仁的麦壳之间,像落了一只小小的米色的蜻蜓。不经意间,一锅旱烟抽完,一朵小麦花刚好凋零。

麦田无边无际。日上三竿时分,在麦子茎秆下,有细细的一薄层米色茸毛,像一件朴素的粗布汗衫,被某个农人随意扔在了田间,浸透了汗水,那就是小麦花瓣,算得上落花成阵。

→ 长堤短歌

春日四题

□ 樊德林

对一朵花微笑	聆听一声鸟鸣
我已经沉默太久了 身体里的冷 像经年的疼痛 没有人相信 我会对一朵花微笑 当然,更没有人相信 那朵花,在春风中 轻轻颤抖了一下	一声鸟鸣 仿佛上苍的暗语 让喧嚣的世界 顿时安静了下来 其实,那双 倾听的耳朵 比天空更加慈悲
抚摸一片叶子	忽然有些怀旧
孤独在某个时候 是多么相似 就像这片安详的叶子 当我抚摸它的时候 原本简单的事物 会在顷刻之间 变得深不可测	看一看老照片 忽然觉得自己老了 现在的我 和从前的我 隔着一条时光的河 在彼岸风尘仆仆的是我 在此岸泪流满面的 也是我

→ 袖珍小说

醉过知酒浓

□ 张敏

“辛迪,今天晚上我约了林总吃饭,临时有事不能去了,你替我去,顺便把这个合同签了。这个单子很重要,你一定要完成任务!”临下班,经理递过来一沓文件。

“做销售总有没完没了的应酬,一个女人在外面喝多了酒是很不安全的,我又不是养不活你,你干脆辞职算了!”老公在电话里说道。

“没事的,我酒量不错,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我宽慰他说。

酒桌上推杯换盏,气氛不错。我拿出合同,林总却说:“辛迪,咱是老朋友了。喝了这一杯,这单生意就算成了!”

“君子一言。我先谢谢林总了!”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辛迪真是海量!来,我敬你,喝了这一杯,咱们就签合同!”

“再来一杯,预祝我们合作愉快!”一连几杯,头很晕,胃难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影影绰绰。不过,我清楚地知道,合同签了。也清楚地知道,司机将我送到我家楼下了。

头重脚轻,我一下子栽倒下去,也不知是沙发还是床。迷迷糊糊中,我感到有人在脱我的衣服,我拼命挣扎反抗。可是,我好软,好困……

“醒了?”刚睁开眼睛,老公关切的声音便在耳边响起。看到老公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手腕上也有明显的抓痕,我一下子清醒过来,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和人打架了?”

“嗯,和一个醉鬼打架了。”老公哈哈大笑,“昨晚你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想给你换套睡衣,抱你进屋,你竟然拳脚相加又抓又挠,我眼睛都差点被你打瞎了!”

我得意地说:“这叫酒醉心里明,谁也不能欺负我,这下你放心吧?”

老公说:“醉过知酒浓,再心里明也不行……我已帮你给公司打电话辞职了!”

我愣了一下,想起了醉过知酒浓的前一句,爱过知情重。默许了。

→ 漫步经心

我要的幸福

□ 伍月凤

我要的幸福,是每天早早起床,为家人煎个荷包蛋,下碗面条,切盘水果,冲杯牛奶,看他们吃饱吃好、精神抖擞地上学上班。此刻,幸福的一天便开始了。

我要的幸福,是工作中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热情周到地服务办事群众,倾听他们的倾诉,回答他们的问题。那一刻,他们的满意是我最大的幸福;或者,圆满地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同事的表扬,领导的肯定,亦是我幸福的源泉。

我要的幸福,是生活中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文朋诗友,申请一个微信公众号,采风,作文,哪怕不能发表,甚至点击量也很低,却乐此不疲。不为其他,只为坚守文字的初心,只为体验那不吐不快的幸福。

我要的幸福,是周末爱人开车载上我和女儿,带着帐篷、零食,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或是小河边,或是小山顶,寻一块平整的草地坐下。河面波光粼粼,黄牛在悠闲甩尾,凉爽的清风吹拂,和煦的阳光温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欣赏着无限风光,爱人在弹一首吉他曲子,女儿在轻声伴唱,我随手摘一朵小花插在发间,享受这美景与亲情。这幸福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我要的幸福,是为爱远嫁千里,却有公公婆婆呵护。下班时,婆婆接回了孩子,公公做好了热菜热饭;生日时,婆婆一早送上礼物,不管礼物是贵重还是平常,婆婆的一句“远嫁的媳妇,更不能亏待了她”,让我幸福得落泪。

我要的幸福,是周末爱人开车载上我和女儿,带着帐篷、零食,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或是小河边,或是小山顶,寻一块平整的草地坐下。河面波光粼粼,黄牛在悠闲甩尾,凉爽的清风吹拂,和煦的阳光温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欣赏着无限风光,爱人在弹一首吉他曲子,女儿在轻声伴唱,我随手摘一朵小花插在发间,享受这美景与亲情。这幸福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我要的幸福,是生活中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文朋诗友,申请一个微信公众号,采风,作文,哪怕不能发表,甚至点击量也很低,却乐此不疲。不为其他,只为坚守文字的初心,只为体验那不吐不快的幸福。

→ 写意山水

南官河上的船

□ 应文琴

路与桥间,南官河水在静静流淌。河上,船的影子若隐若现。

曾几何时,南官河上船来船往,渡人的,载物的,催熟了船运,丰盈了古镇。

外婆家的船,在这长河中,也曾留下了一抹色彩。母亲有四兄弟。外公早年与人合伙,在路桥经营着古旧家具,家里置有一艘船。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大舅与船进了路桥航管站。记得小学放暑假,大舅会把船停泊在三桥下,等我和哥坐上船,便把船开动。经周泰盛桥,穿卖芝桥,过下里桥……听桨划水声,看垂柳依依、水路弯弯,一直通向长浦。在外婆家的竹林下,大舅上岸系好船索,我们兄妹美好的假期拉开了序幕。

路桥老街自古傍河而建,水埠众多。南官河上的船,川流不息。充沛的物品,林立的店铺,十里长街成了繁华的商贸小镇。“文革”期间,船运随小镇风云起伏不定,小镇一度静默凋敝。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路桥小商品市场崛起,商贸小镇复苏了。水路运输,重现繁忙景象。那时,二舅、三舅、四舅各有一艘船,在路桥南官河上风风火火,踏浪高歌。到80年代末,二舅三舅扩大规模,各自拥有了两艘船。一时,长浦陈家的河岸边,会出现五船相连的美妙图景。而大部分时间里,舅舅们的船停靠在磨石桥外那片开阔的水域,那里是水路到永跃小商品市场最近的距离。由于货运繁忙,磨石桥上经常水泄不通。装满货物的船,沿着南官河驶向四面八方。

随着陆上运输的日益兴起,水运渐渐衰败。二舅与四舅先后转行。三舅留了一艘船,但运载的,常常是经水路去拜佛的老人。到了1995年,三舅最终也转让了船只。不久,南官河上水路兴旺的水运景象消失了。

而今,静静的南官河上偶尔会驶过一艘船,但仅用于清淤护水。我只能在恍惚中,依稀再见南官河上的水运盛况。



金堤

水韵花语 (摄影) 苗青

→ 围城内外

累到无力讨好爱情

□ 钱永广

谁叫他对她用情太深呢?

四年大学时光一晃而过,他们的爱情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结婚后,她的公主脾气不仅没有变小,反而变得任性。忙了一天,他还要为她下厨。每次,她都以品尝师的口气,点评一番菜的味道。有时,就连为她打洗脚水,她也会骂他是木头:“难道你就不能试试水的冷热?”

她的任性,和他对她的依从,使得他一直憋屈着。

可憋屈着的气,终有一天会爆发。婚后没两年,他们开始有了争吵。每次吵架,他总是一个人走出房子。等他出去再回家时,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说:“宝贝,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请你原谅我好吗?”

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错。可每次,向她乞求原谅的却是他。

有人说,爱一个人,就会无条件地迁就这个人。哪怕他是错的,他也可以在她面前说他是错的。她想,这辈子,他就是那个一直可以迁就她、可以把他对的说成错的人吧?

他对她的迁就越来越多。有一次,她下

班没有回家,而是和别人去歌厅唱歌喝酒。深夜,她喝得酩酊大醉回来,满嘴胡话。

他的怒火终于腾空而起,他睡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他们分居了。

可几天后,还是他主动向她缴械投降,两人重归于好。

重归于好后的摩擦依旧不断。每次冷战后,她总能等到他的主动认错。

可后来还是有一次,他走出了家门。

她一直等着他回来,向她道歉投降。可几天过去了,他像消失了一样,始终没有出现。

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她依旧和朋友们在外面唱歌喝酒。她相信,要不了几天,他一定会回来和她重归于好的。

可是,那一天她深夜回家,懊恼地发现衣柜里没有了他的衣物。茶几上放着一封信,说他想离婚。

她知道,他是多么爱她。直到此时,她仍然相信,他是吓唬她。

于是,她拿出手机,借着酒劲向他发出

了挑战:“有本事,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签离婚协议!”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们终于离婚了,回家的路上,他哭得泪流满面。而她呢,也哭成了一个泪人。多年来,她知道她对她一直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每次吵架,总是他先缴械投降,可这一次,尽管他哭得泪流满面,可他仍没有向她认错。

多年以后,她把她的爱情故事讲给朋友听。她说,离婚的那一天,他哭得泪流满面,她确信,他仍然还在爱着她。她问朋友,他为什么不不再向我认错呢?

“为什么每次都要等他向你认错呢?一直都是你自己错了,为了爱情,你就不能向他认一次错吗?”朋友问她。

她忽然醒悟,心如刀绞,自言自语地说:“是啊,我为什么没有向他认一次错呢?多么简单的事,他一定是在等我认错啊,可是他等到的却是离婚的决定。”

都说爱情的力量不可战胜,可再强大的爱情,在一次又一次的无理取闹中,任何人也会觉得很累,累得无力讨好爱情。